

丁克儒

著

双凤记

SHUANG FENG JI



医者，仁术，博爱之心。
商者，无域，相融共生。

——女性命运的个人史诗，世道人心的无尽迷宫。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WENYI CHUBANSHE

SHUANG FENG JI

双凤记

丁克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凤记 / 丁克儒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354-9015-5

I. ①双…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4803 号

责任编辑: 高田宏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纸工坊视觉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32.75 插页: 3 页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98 千字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采阴	001
第二章 偏房	017
第三章 瞒天	030
第四章 借种	043
第五章 穿帮	063
第六章 救子	080
第七章 孽债	091
第八章 凶丧	104
第九章 撑天	124
第十章 屹岭	136
第十一章 佛堂	148
第十二章 洗劫	155
第十三章 魔怔	165
第十四章 六哥	175
第十五章 井房	187
第十六章 寻宝	196

第十七章 浇根	207
第十八章 胯夫	233
第十九章 囊包	243
第二十章 招募	252
第二十一章 耍猴	266
第二十二章 石头	283
第二十三章 迷惘	292
第二十四章 郎中	301
第二十五章 狱灾	311
第二十六章 褡裢	330
第二十七章 拜祖	354
第二十八章 退阵	369
第二十九章 麻筋	376
第三十章 汗青	387
第三十一章 红线	411
第三十二章 葫芦	422
第三十三章 丹心	439
第三十四章 火眼	456
第三十五章 国魂	483
第三十六章 凤鸣	498
后 记	516

第一章 采阴

于秀凤一生，不知道克死了多少人，没人说得清她命为啥这样硬。

她颧骨不高，牙不暴，嘴角也不下折，更没滴泪黥子，恰恰相反，她天生一副美人胚子，而且，四岁的时候母亲于赵氏就替她缠过脚，为她日后嫁个好男人增添了一道重彩。

缠脚本来是自家小事，小得像替娃洗脸梳头一样，于赵氏却把它当成女儿一生最大的事去做。请阴阳先生挑下了好日子，后来才知道这天是清朝真龙天子宣统皇帝降世的大喜日子。行前于赵氏又引女儿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才挎上包袱背上女儿下山，走了四十里山路，请娘家村里的沁花嫂子来替娃缠。

沁花嫂子屋里有一百多亩水浇地，生有七男五女，五十四岁就做了太婆（曾祖母），于赵氏期望她给女儿带来好运。

秀凤拜过妗子，于赵氏就请太婆替娃缠足。沁花端来半铜盆早熬下的中药汤放地上替秀凤泡脚，脚泡得发麻，缠的时候不痛不喊叫。

沁花掐掐秀凤的脚心，没见她喊叫，便打开包袱拾起裹脚布对于赵氏说，把娃抱好。说完蹲在地上要替娃缠足。

缠的时候大脚趾留下，把余下四个脚趾朝脚心窝，听到娃喊痛赶紧用裹布把窝好的脚趾缠上。缠好后怕娃痛得熬不住自己扯开缠布，用线把缠布的头和对接的地方缝上。这是头回缠。娃哼哼些日子再拆开缠布，脚趾再朝里窝再缠上。就这样不断地拆开，脚趾不断地朝里窝，缠得四个脚趾窝在脚心里像攥紧的拳头，等她全身骨头不再长了才不再窝。



嫂子，咱不这样缠。于赵氏说。沁花说，咋缠？于赵氏没言语，坐在门槛里的板凳上，叫女儿脸朝外坐地上，把她两条小腿塞进只有两寸宽的门槛缝缝里。

沁花站着没动。那个缠法是用破碗碎片生生把娃脚趾底下和脚板的皮肉豁开，再把脚趾朝里窝好用布缠上，伤口好了脚趾同脚板就长在一搭，再朝里窝脚趾的时候比硬缠省事。豁开皮肉的时候怕娃哭闹乱踢腾，把她的两条腿塞进留做朝外扫垃圾的门槛缝缝里。

你这样整，闹不好娃脚跳脓，娃得遭多大罪？沁花说。于赵氏说，咱这样缠就想叫娃少遭罪。沁花的脸立马拉长了，说，我没碎碗片，把好碗敲碎我心疼。于赵氏说，看把你小气的。沁花说，碗是买下的不是拾下的烂瓦。于赵氏说，快闹吧，咱不用碎瓷片。

你咋恁狠？沁花听明白要用最省事又是最残忍的办法替娃缠，脸吊得更长，说，要闹你自己闹。于赵氏起身说，行，你把娃抱上。她把娃交沁花嫂子后蹲在门槛外，又说，把娃抱牢。沁花闭上眼脸别开喊，抱牢咧！于赵氏捉住秀凤的小腿往外拽，女儿的小腿被门槛卡得连喊痛。于赵氏麻利地把二脚趾撅嫩笋样撅断，秀凤尖声地喊叫。哭喊声针样扎在于赵氏心上，别喊，不撅咧。

于赵氏手没停，眨眼工夫把这只脚的另三个脚趾撅断了。沁花没有听见娃哭喊，以为于赵氏没再撅，睁眼一看于赵氏已经捉住娃另一只脚的脚趾要撅，抬手朝她胸前擂了一拳喊，你疯咧？于赵氏没吱声，顺气工夫把女儿这脚的几个脚趾撅断了。

好咧好咧！于赵氏说完，像做完件大事一样笑着起身。沁花说，好啥，没见娃痛得背过气咧。于赵氏一看女儿张着嘴没出声，脸憋得发紫，呀地喊了声扑向秀凤。沁花把娃的腿从门槛缝缝里拉出来，抱好，在娃背后拍了几下她才哭出了声。

没见过你这样做娘的，把娃往死里整！沁花又喊。娃痛得水顺着头发往下淌，她掏出手帕替秀凤擦汗。于赵氏红着脸说，我是为她好。沁花说，没见过你这样好的！于赵氏说，把娃给我，你替她窝好脚趾缠上裹脚布。

沁花把秀凤交给她妈，嘟嘟囔囔起身，拾起裹脚布蹲下，摸了下娃的脚，

见秀凤痛得身子还在发抖，手又缩了回来。于赵氏说，嫂子，哪个娃缠脚不是这样？沁花把娃接过去说，你替娃整吧！

于赵氏手脚麻利，吃袋烟的功夫，把秀凤两只脚八个脚趾窝好缠上了裹脚布。

沁花用洗脸手帕替娃擦过脸，抱着她在屋里哄她。秀凤趴在母亲肩上身抖个不停。太婆在她身后一摸说，你把娃抱上，我替她寻件衣裳。于赵氏说，换啥衣裳，我得往回赶路呢。沁花说，娃痛得衣裳能拧出水来，穿湿衣裳回去伤风咋整？于赵氏不好推辞，坐下换上沁花给她曾孙女的衣裳。沁花嘴上数落说，世上没见你这样心狠的人。于赵氏眼泪在眼睛里转，说，嫂子，我心不狠就害娃一辈子。

半个月后把头缠布拆开，捏捏女儿掰断的脚趾又摇晃几下，秀凤没喊叫，于赵氏又替她缠上。

不管用哪种方法缠，朝里窝好的脚趾永远不长，永远不会动弹，成了破了流血都不知痛的活死肉；不管用哪种方法缠，脚趾缠得不长，脚掌骨没忘往长里宽里长，就绕着脚背脚心缠上布，再绕着脚踝前后缠，脚掌骨箍得不能往长里宽里长，逼得脚心的骨头就往上拱，直长得脚背隆起像半拉子弓还得缠上裹脚布，缠到老缠到不再走路就不缠了；不管用哪种方法缠，到全身骨骼不再长娃才不哼哼不喊叫。

缠好脚，秀凤痛得立不住，于赵氏又逼她扶墙在地上走。她又哭开了，一天比一天哭得厉害，哭得满脸眼泪鼻涕，把邻里招来歪她妈。于赵氏说，我是为她好，大了才能嫁个好男人。秀凤抹过把鼻涕说，我不嫁人，把裹脚布替我拆了！于赵氏说，好女儿，你大了就知道妈真疼你。秀凤说，妈，我痛得受不住呀！于赵氏搂着女儿落了阵眼泪又给女儿缠上裹脚布，再逼她扶墙学走路。

于赵氏在女儿缠脚上的果敢和正确，直到娃走路像石槌砸地样发出“噎噎”的声音才得到印证，没到出阁年龄提亲的人一拨接一拨，于赵氏笑咪咪听媒人说男家的事，有时插上一句半句，最后都以娃小一一拦了回去。

热闹持续到于秀凤十六岁，杨媒婆骑着毛驴进山来咧。她是官媒，名声又好，让进屋后，于赵氏向她敬过茶，笑着说，今几个啥风把你吹来咧。



杨媒婆说，我来还债呢。于赵氏说，啥债？杨媒说，快三十年的老债，你忘咧？于赵氏说，老话还提它做啥。杨媒婆说，我可没忘，一直搁在心窝里呢。

杨媒婆说的是于赵氏当年快要出阁，马六府打发她来提亲的事。马六府是凤南州十几个县里的头号大户，两家都请算命先生合过八字，两家的算命先生都说夫妻必是白头偕老大富大贵子孙满堂，男家女方定下行聘礼，马府大公子硬要上赵家看看新娘子，他早听说赵家闺女是方圆百里难挑的美人，商议后定在中院两人打个照面。

杨媒婆陪马府大公子从前院往中院去，见赵家姑娘从后院出来，杨媒婆小声说，咋样？马府大公子连声说美美美。赵家姑娘转身回后院，姑娘还没拐弯，马府大公子转身往外跑，杨媒婆追到外面问咋回事，马府大公子气得嘴唇发抖地说，你替我寻的是啥人嘛？杨媒婆说，刚刚你还说美得很呀？马府大公子说，你没见她脚比泥抹子还大，吓死人咧！

赵家掌柜的把婆娘熊了顿，说她把闺女害咧，婆娘一声不敢吭，眼泪没停地往下淌。

于赵氏小时也缠过足，痛得没黑没白地哭，她妈心软替她放咧。

马府大公子吓跑后，赵家四处托人给女儿寻个像样的人家，所寻的人听说姑娘是大脚，头摇得像拨浪鼓，直到女儿二十三岁还没找到婆家，只好把同天仙样亲（美）的女儿，嫁进一个叫圪崂的山里。小寨只有六七户人家，脚下踏的是山，抬头见的是山，山高得一天只见两三个时辰的太阳，野猪狗熊豹子狼四处窜，秀凤她爸就是前些年被豹子咬死，连个尸都没收全。

杨家婶子，你来了就好，我正要下山寻你呢。于赵氏说。杨媒婆说，听说闺女比你当年还水灵，我能不来吗？于赵氏说，这回，你可得替娃寻个好人家。又悄声说，缠过脚，美得很。杨媒婆说，这就好。又说，寻个叫你乐得闭不上嘴的人家。于赵氏说，不会比马六府家业还大吧？杨媒婆说，比不上也差不到哪儿。接着说这家雇有四个长工，收种忙时雇下的短工有十好几个，就这还有一百五六十亩地赁了出去。

娃咋样？于赵氏问。杨媒婆说，在凤南州上洋学堂，眼瞅就毕业。于赵氏听得心怦怦地跳，想立马应下又怕秀凤被骗，就说，我上娃屋里看过

再说。杨媒婆说，好好好，你啥时去周家看个够，一天看不完隔天再看，别叫我到时招埋怨。你说，几时去？于赵氏想了想说，你在这住下，明几个带我去。杨媒婆说，不成，明几个有一家迎亲我得领着去。于赵氏说，后天吧。杨媒婆说，成！赵家妹子，你把娃的庚帖给我。

天麻麻亮于赵氏起床，赶了三十多里山路，累得岔气肋子不舒坦，看着眼前望不到边的平川，她立马又上了精神，按杨媒婆说下的路，两脚倒腾得更快。往前走了一小截路，拐弯就进了周庄，停下正要向路人打探周家，杨媒婆从街道里迎出来，拉着于赵氏的手说，赵家妹子，请人算过娃和少爷的八字。于赵氏说，咋样？杨媒婆说，正合得上。于赵氏说，这就好。又问周家离这儿还有多远，杨媒婆指着不远处一座砖墙青瓦的大院说，那就是。

跨进周家院门，于赵氏就喜欢上了这个家，院里有井，地上铺有青砖，屋里还雇下老妈子。坐下接过老妈子送上的茶，杨媒婆说，少爷呢？娃他娘周李氏说，还在凤南州学堂里，我打发人套车接他去咧。杨媒婆说，这就好。三个女人谝了一阵，腰里缠着布腰带的长工进屋说，太太，少爷正考试，回不来。周李氏说，你没问少爷几时考毕？长工说，明几个下午。周李氏叹了口气说，真不巧。

周家婶子，赵家妹子来趟不容易，你打发相工（长工）再去接吧。杨媒婆说。周李氏说，杨家婶子，你不知道，少爷这回考的是北平两个大学，告不下假。杨媒婆说，啥是大学？周李氏说，按老话说少爷这回考的是进士。于赵氏听了心跳得更欢。杨媒婆呀了声转身对于赵氏说，赵家妹子，你在这儿住两天，少爷明儿下午考毕就回来。于赵氏说，我屋里还有事，改日再来吧。杨媒婆说，也好，下回来了呀，就住他十天半月的，今几个呢，请周家婶子陪你在院里转悠转悠。

天快抹黑于赵氏回到圪崂，进屋就对秀凤说，杨媒婆没骗人。秀凤说，真的？于赵氏说，周家阔得很，院子大，少说有二十间房，全是砖墙瓦房，灶下烧的还是煤呢。接着又把院里有井，地上铺砖和请下老妈子的事告诉了女儿。

你应下咧？秀凤说。于赵氏说，不应下还等啥？秀凤说，你见他人没？



于赵氏说，没见上。秀凤说，没见人咋就应人家？于赵氏把没有见上的原因告诉了女儿，秀凤说，没见人咋行。于赵氏说，管他娃俊还丑，高还是矮，冲他敢去考进士的份上咱就应他。秀凤说，要是他没中呢？于赵氏被女儿嘟哝烦了，没好气地说，咱就奔他屋里殷实又只有他一个，嫁他咱也不亏。再说，周庄是大地方咱就更不亏。秀凤吊脸没言语。于赵氏说，我忘告诉你，周家明几个就来行聘礼。

第二天杨媒婆领着两个长工，用毛驴驮来彩礼。于赵氏清点毕没细看就忙着烧锅做饭待客。送走杨媒婆，于赵氏急着回屋，扯上女儿才细看彩礼，两匹青色和蓝色洋布，毛茸茸狐狸皮做下的褂子，码在桌上六十个袁大头，还有两个红红的盒，一个里面躺着一对金耳环，一个装着翠绿玉镯。娘俩高兴得鸡叫第三遍才睡下。

于家祖上传下刀枪药和接骨药了不得，听到外面有人叫门，以为送病人来了或请于赵氏去看病，娘俩赶紧起床收拾。开门见杨媒婆满头是汗地站在门外，喊了声杨婶就纳闷开了，她这早来做啥，莫非来退亲？杨媒婆进屋没坐就说，把人渴死咧，快给我舀一瓢水。秀凤赶紧从灶房端来一瓢水，杨媒婆咕咚咕咚喝过水说，真把我渴死咧。

杨婶，啥事把你急成那样？于赵氏小声问。杨媒婆说，除了周家的事，还有啥事能把我急成这样。于赵氏心里更慌，打发女儿去灶房烧锅做饭后又小声问，杨婶，周家啥事把你急成这样？杨媒婆拍了下于赵氏的腿说，好事，天大的喜事。于赵氏说，啥好事？杨媒婆扯开嗓门说，周家少爷考上京城的大学咧。于赵氏脸上泛活了，说，真的？杨媒婆说，这还有假，少爷昨晚回屋报的喜。

好嘛！于赵氏笑说。杨媒婆说，好是好，把他妈可急坏咧。于赵氏说，少爷他妈急啥？杨媒婆说，这一去就得好几年，她啥时才能抱孙子？于赵氏点头哦了声。杨媒婆说，少爷上学也是大事，两头都耽搁不得，娘俩一合计，说先把秀凤迎过去。于赵氏说，几时？杨媒婆说，这个月初九。于赵氏掐指头一算，天呀，不就是大后天吗？急着说，杨婶，不成。杨媒婆说，算命先生说大后天是大吉大利，谁都不冲撞谁的好日子。于赵氏说，我啥都没准备。杨媒婆说，准备啥，不就嫁妆，说句你不受听的话，把你屋里

全算上，抵不上周家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值钱呢。

不成，啥嫁妆没有叫人笑话。于赵氏说。杨媒婆说，不要嫁妆是周家说的，他们咋会笑话你？于赵氏说，要不，等少爷上学放假了再迎娶。杨媒婆说，不成，少爷是孝子，怕一大家的事把他妈累瞎咧，秀凤过去好学着帮他妈。

杨媒婆一走，于赵氏又犯开了愁，娃她姐她舅她姨她姑都还没来得及对他们说呢，客人来了总不能喝糊汤就咸菜吧，菜呀，肉呀，得出山去买，买下还得做，上桌的碗碟上哪儿整？逼得她急着在寨子里挨家转悠，请邻里帮着出山买肉买菜，应下的人还没走，周家就打发五六个人赶着毛驴，驮来宰好的猪羊肉青菜豆芽豆腐粉条和两柳条筐蒸馍，连碗筷碟都驮来咧，同来的几个勺客水都没喝，就卷起袖子洗呀切呀砍呀地干开了，又有人专门送来替秀凤做好的新衣裳，春夏秋冬都有，有的做有三四套，好在新娘穿的绣花鞋她早做有几双，剩下的就是秀凤梳妆打扮和迎花轿进门了。

待客张罗的事有寨子人帮衬，于赵氏的心还是静不下来，但没乱方寸，女儿上轿前的事还得她操心。花轿来的前一天，只给秀凤中午吃了几个荷包蛋和一碗羊奶，上轿的当天早晨别说吃饭，连水也没敢喝，怕在轿里坐半天，路上下来拉屎撒尿可就把人丢大咧。

夜里，于赵氏同女儿睡一个炕，悄声向秀凤传授男女床上的事。说迎过去的头个夜晚，新郎急得不得了，会闹出笑话来，你不要给他吊脸，你吊脸他怕了没准留下毛病。秀凤问留下啥毛病，于赵氏说，不行咧，想闹都闹不成。秀凤点头嗯了声。于赵氏说，你不敢害羞得帮着点。秀凤又说知道。于赵氏说女人头一回闹这事会痛会出血。秀凤说痛还闹这事？于赵氏说下回闹就不痛，越闹越想闹。秀凤说破了出血咋整？于赵氏说，你甬怕。说完把放在炕上早备下的二尺长的白绸帕交给女儿，说，用这把血擦干净就没事，手帕留下不洗收好，省得不讲理的男人胡咬，拿出来就是女儿身的见证。又说，来月事的日子不敢闹这事，闹了留给女人的毛病麻烦得很。秀凤又说知道。母女俩嘀咕到鸡叫第五遍才起床收拾。

同寨的婶子还没替秀凤梳好头，迎亲的唢呐声就在圪崩响开了，没一会儿唢呐欢快的曲子把迎亲队伍引进了于家。



秀凤梳好头端坐在炕上，红盖头搁在炕沿，她腰挺得直直的，心里默诵母亲向她传授的男女间那些十分朦胧的东西，娘送她的白绸手帕早晨换衣裳时她就已经揣在怀里。

凤呀。母亲边喊边进屋，立在炕前小声说，女婿娃英俊得很。秀凤说，你见了？于赵氏说，迎亲他咋能不来。于赵氏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又说，凤呀，女婿娃个头高，眼睛大大的，这下你该放心了吧！秀凤笑得俩酒窝深深陷在腮里。于赵氏说，你缠脚受下的苦总算没白受，找到这样好的男人，老天总算开了眼。秀凤搂着于赵氏的腰，嗓子发抖地说，妈替我操心操的是地方。

迎亲的吃过饭就吆喝上路，新郎在唢呐声中进屋背新娘，秀凤刚趴在新郎背上，就觉出他肩宽体壮，她想掀开盖头看看他脸蛋，又怕人笑话。新郎弯腰塞她进轿里，盖头一角搭在他头上，两人在盖头里面打了个照面，她看得真，方脸大眼睛高鼻梁，高兴得把哭亲娘的事都忘咧，坐在轿里听到轿门上锁的声音她才接着哭。

秀凤没觉着坐轿时间有多长，日头当午就落了轿，在祠堂拜过堂，新郎就背她进了洞房。新房静静的，静得能听见她自己的喘气声。她纳闷开了：这会儿新郎上哪儿去了，咋还不引她去向客人敬酒？抬手想掀开盖头看看新房，手摸到盖头又缩回。大户人家讲究多，坏了规矩咋得了。她闲得没事，盘腿挺直腰坐在炕上就想那些男女间朦胧的事，想着想着脸发烧，摸了摸母亲交给她的、此刻藏在她怀里的白绸手帕。

她正在新房胡思乱想，听到身旁有人跟蚊子叫唤样的言语声，没闹清是咋回事又听到几声咳嗽，声音像痰卡在嗓子里一样听得叫人难受，接下来炕上有咕噜的声音，身后被啥动了下，秀凤抬手去摸，碰上个冰手一样的东西。她扯下盖头，见炕上躺着个人，闭着眼，脸瘦得只剩一层皮，就喊，来人呀，来人呀！

你喊叫啥？新郎的母亲周李氏冲进屋，虎着脸说。于秀凤指着炕上的人说，咋把个病人弄到新房来？周李氏说，你嘴干净点，这是你男人。秀凤瞪圆眼睛说，咋会是我男人？周李氏说，这咋能错。秀凤说，背我上轿还好好好的，现在咋成这样？周李氏说，迎你把他累着了，歇两天就好咧。

于秀凤说，你是谁？周李氏自报了家门。

病人又咳，喉咙呼噜响个不停，脸憋得发紫。周李氏说，你把他搀起来替他捶背，叫他把痰吐出来。秀凤吊着脸，没费力气就把病人扶起，揽着他替他捶背，卡在嗓子的痰呼噜呼噜响就是不出来。周李氏指着炕脚的铜盆说，端上盆接他吐出的痰。

秀凤不停地替他捶背，那堵在喉咙里的东西还是呼噜地响，就是不出来。

你嘴对着你男人的嘴朝外吸。周李氏急了，指着病人对秀凤说。秀凤泪水在眼睛里转。周李氏说，不吸还等啥？秀凤抱那人的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她闭上眼，嘴对准男人冰凉的嘴，只吸了下就听见喉咙里有往上涌的声音。又一吸，一股血腥味的东西吸进她嘴里，病人立马哇哇地吐，秀凤赶紧端盆去接，吐在盆里的是黑红的血，她眼快瞪出来喊，你儿得下的是痲病，咋说是迎亲累下的？周李氏说，你知道就好，实话告诉你，急着把你娶过门，是替他冲喜。

于秀凤大哭一场，不甘心没挨男人枕头就成了寡妇，对周李氏说，妈，咱得寻个好郎中。周李氏说，啥郎中都寻过，啥好药都吃过。秀凤说，药不对火，吃再多好药也不管用。周李氏说，你知道哪有好郎中？秀凤说，我回圪崩问我妈。周李氏说，你妈是郎中？秀凤说，我妈是草药郎中，她该知道哪儿有会医痲病的郎中。周李氏说，不成，你男人躺在炕上，你咋好走开。

老妈子端着细瓷碗里的汤药走进新房，周李氏说，从今儿个起，你替你男人喂药。秀凤接过药碗，趴在炕前用小勺喂她男人，几口药下去，那男人睁开眼，眼珠子在眼睛里转过几下才看了眼秀凤。周李氏见儿子不认识秀凤，便说，这就是给你娶下的媳妇。新郎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秀凤为他喂了两天药，新郎说想起来上院里转悠。周李氏听儿子说要起来走走，高兴地对秀凤说，快把你男人扶起来。秀凤把他扶下床，他竟晃悠悠走到前院。周李氏既高兴又心疼地对秀凤说，你扶着他点。

周李氏并不清楚儿子是回光返照，喜得拽了下秀凤的衣角说，看见没有，你男人的病好了四成，早把你娶过来，没准这会儿全好咧，你好生侍候。

秀凤侍候他躺下，搬椅子放在炕前坐下陪他，没一会他在被窝里咕噜，



手在外面乱抓。秀凤怕他受凉，抓住他手往被窝里塞，手凉凉的，摸摸他的脚，脚比手还凉，就跑老妈子屋里说，婶，少爷没火气，我想把炕烧一烧，柴火在哪儿？老妈子说，少奶奶，你在新房照看少爷，烧炕是我的事。

静静的新房里响了一声打嗝样的声音，声音是从她男人喉咙里发出来的，秀凤一看，他瞪着吓人的眼睛，身子挺得直直的。她抬手在他嘴边一放就喊，妈呀！妈呀！周李氏推门进来，咋啦？秀凤手指僵尸说，我掌柜的我掌柜的……周李氏摸了下儿子的额头，抬手扇了秀凤一记耳光，骂道，丧门星，把你娶过门，两天就把我儿克死咧！

于秀凤在坟前哭得晕了过去，被人架回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老妈子劝了好几天才从床上爬起，咬着牙帮老妈子烧锅做饭。一天在院子里扫地，见杨媒婆笑盈盈地进来，秀凤转身没搭理她。扫毕院子问老妈子，婶，少爷有几个弟兄姐妹？老妈子说，太太年轻守寡，就少爷一个。秀凤没吱声，第二天又见杨媒婆来了，秀凤帮着做饭的时候又问，婶，杨媒婆是周家啥亲戚？老妈子说，我来周家十二年，没听说她是周家啥亲戚。秀凤说，不是亲戚为啥这两天紧着来？老妈子说，我闹不清，唉了一声说，你问太太去吧！

妈，杨婶来做啥？婆母送杨媒婆出去回来，秀凤迎上去问。周李氏说，我正要寻你呢。她挥手说，走，上我屋里说。进了婆母屋里，秀凤说，杨婶不是为我来的吧？周李氏说，我娃真灵醒。秀凤说，我男人走了才七天就改嫁，我还算是人不？周李氏说，你的心我和我儿领下咧，我替你找到的这主是马六府大少爷，这样的主怕是天底下难寻第二家。秀凤说，就是皇帝老倌我也不改嫁。

你咋这不听劝，我是为你好。周李氏失去了耐性，沉下脸说。秀凤说，你甬劝，再说我也不离开周家。周李氏拉长了脸，说，你愿意改嫁也得嫁，不愿意改嫁也得嫁，这事已经搞定立咧。秀凤说，敲定了我也不改嫁。周李氏看她越来越硬。退了一步，软中有硬地说，娃呀，咱母女一场，是前世的缘分，你不要逼我，小心叫人把你捆着上轿。

改嫁这天，于秀凤请周家老妈子早早替她梳过头坐在屋里候着，没忘把她妈送她的白绸手帕揣在怀里。闹不清是她起来太早还是娶她这家离这

儿太远，在屋里候到太阳偏西还没见院子里有动静。

动身吧。周家老妈子引着杨媒婆进来，她笑着说。秀凤说，轿子还没来呢。杨媒婆冷笑一声说，少奶奶，你咋连规矩都不知道？于秀凤被抢白得脸发烧，眼皮子耷拉下来。

她真忘了，改嫁的女人不是死了男人，就是被男人休了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没资格再享受八人抬的花轿，只配坐两人抬的布轿。上轿时候既不能在娘家，也不会在婆家，由媒婆陪上，在离村远远的树底下候着。娶这样女人的主儿，为了脸面不敢大白天往家里抬，更不敢雇吹鼓手，天黑时分悄悄抬回村，在自个家里拜堂。“夜轿抬的”成了当地咒骂年轻女人最厉害的话语。

于秀凤跟在杨媒婆身后离开周庄，钻进田野一间麦秸盖顶的土屋。这屋是果子快熟时看管人的临时住房。

两人在里面候到太阳快落山，一乘布轿在门口停下。于秀凤在杨媒婆催喊下钻进布轿，轿夫抬起就跑，天黑抬进条巷子里，被一个十二三岁的丫头领进一座小院里。屋里早点上灯，摆有雕花梁架床，八仙桌上有花，旁边还有两把太师椅，墙上挂有两幅画，可就没见门上窗上家具上贴下红纸剪的窗花和红蜡烛之类喜庆的东西。

于秀凤在椅上坐了会儿，一个秃顶干瘦佝偻腰，两腮塌陷，看上去没七十也有六十好几的男人进来朝她一笑，几颗没掉的黑黄牙龇龇在外，他就是马六府的大少爷马文昌。他笑着走到她跟前，手搭在她肩上，秀凤被蝎子蜇了样噌地起身问，你是谁？马文昌嘿嘿一笑报了身世，又伸手去拉她胳膊。秀凤挡开他的拉扯，说，你要干啥？马文昌又嘿嘿地笑，笑过又拉她，还说，你坐下。秀凤指着门说，出去。马文昌说，你长得咋这亲？他笑着张开双臂要抱她，秀凤一闪，马文昌扑了个空，踉跄几下跌倒在地。

一个年轻的胖女人，马文昌的第五个婆娘倪宝玲冲进屋，手指秀凤喊，臭东西，你敢打大少爷！秀凤说，我没打他，他自己跌倒的。倪宝玲说，大少爷好好的咋会跌倒？秀凤说，他动手动脚，我一躲闪他自己跌倒的。倪宝玲说，你躲啥，我们花大价钱把你买下的。秀凤说，买下的也得拜堂。倪宝玲冷笑一声说，拜堂？你当买下你做啥？秀凤睁大眼睛看着倪



宝玲。倪宝玲说，买下你是替大少爷医病。秀凤说，不拜堂就不成。倪宝玲说，你不从我把你卖到窑子里去。

早已经爬起来的马文昌，坐在太师椅上小声“嘿嘿嘿”地笑。杨媒婆没骗人，这女娃生得比天仙还美，你再看她那双小脚，没见过有比这女娃的脚缠得更美的，笑着笑着在心里盘算咋把她收为六房。听倪宝玲训这小妮的话刺耳得很，朝她挥手说，行咧行咧，你回北屋去。倪宝玲看他眼睛盯着那货没离开，早就来气，一屁股坐在空着的太师椅上朝外喊，喜芬。那个迎秀凤下轿的丫头应声进屋，倪宝玲说，把我洗澡盆搬来，再拎桶水给那货洗澡。马文昌气得起身，挥手说，走走走，咱回北院。

秀凤在太师椅上坐下，心想那胖女人为啥要她洗澡。她跟喜芬进了隔壁的房间。地上摆个很大很深上过红漆的圆木盆，盛有半盆水。秀凤闭上门又插上门闩，脱衣裳坐进去，只要不卖窑子里，只要不同那棺材瓢子干那号事，给他医病算个啥。那老东西得下的是啥病，为啥买个女人来替他医？直洗得盆里水凉凉的，秀凤没想出那老鬼得的啥病，为啥花大钱买她来替他医病？

于秀凤穿好衣裳没裹脚回她住的屋里，坐在炕上候那老鬼。没一会儿马文昌笑嘻嘻地进屋，关上门说，洗过澡咧？秀凤没言语。马文昌去拉她被她甩开，说，不拜堂你不能动我。马文昌说，行行。秀凤说，你回吧，拜过堂再说。马文昌往北屋一指说，小声点，她听见了就不得安宁。

手咋这粗，还有老茧。一番拉扯后马文昌捉住了她的手，又轻轻摸她手心，说。秀凤说，山里人嘛，啥都得干，要手嫩的再买一个去。马文昌说，我不是那意思，说真个的，你手美得很，手指长长的，在这儿住一阵子老茧蜕了手也细乎咧。他摸过她左手心又摸她右手心，摸得她轻轻发抖，舒坦得很。马文昌说，咱坐下谝一会儿。

你买下我替你医啥病？他牵着她的手在床沿坐下，秀凤问。马文昌说，她胡说呢，我有啥病？说完把嘴凑过去亲她，说，害了想你的病。秀凤推开他说，你要干啥？马文昌嘿嘿一笑，眼皮子往下耷拉，见她吊在床沿的脚又上了精神，你的脚咋缠得这美？秀凤说，美啥，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马文昌说，苦你没白吃，叫我看看。秀凤说，脚有啥看的。说时把脚往床